

收稿日期:2024-09-10

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 生成逻辑、内涵意蕴和实践自觉

孔巧晨

(中共山东省东营市委党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山东 东营 257091)

摘要:共同富裕是历史进程的呈现,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其生成逻辑和内涵意蕴。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思想的深刻预见,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实现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进程。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有赖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进,也有赖于社会主体本身自由全面发展本质的逐步实现。在实践路径上,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力维度、人民群众的主体维度、社会组成要素合理化的结构维度与规律性、目的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维度提升其实践自觉,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达成。

关键词:唯物史观;共同富裕;内涵意蕴;动力;社会结构;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1-0012-09

基金项目:山东省党校系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和实践自觉”(2022XTZ016)。

作者简介:孔巧晨(1982—),女,山东曲阜人,中共东营市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1.00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共同富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进程与规律的深刻洞察,将“共同富裕”问题置于唯物史观视域下,采取历史生成的视角审视其生成逻辑和内涵意蕴,以期深度把握推进其实现的实践路径。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普遍富裕的思想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具体描画的重要特征之一,既是对当时所处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反思,也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继承,这表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动因与理论基础,明确了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了重大跨越。

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现象的深沉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产生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与无产阶级的苦难境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1}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披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客观现象,而且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贫富分化加剧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背向而行,从而不断激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导致工人阶级愈加向往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天然养分。正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1]345}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逻辑就是资本逻辑,在最大化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最小化无产阶级利益的获得。这种资本积累的不平等性、不均衡性客观上催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产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第二,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无论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都呈现出以自身境遇折射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那里一切财产都归集体所有,国家慷慨分配资源。每个人都十分富足,无忧无虑,生活安逸。”^[2]但这种美好的制度设计始终没有触及贫富分化加剧的根源,也看不到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无法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从而使带有共同富裕特征的美好社会只能局限于“空想”。马克思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症结所在,犀利地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3]185-186}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将这种道义上的批判提升到理论层次,从实践的分析与学理的逻辑中揭示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物质条件、主体力量与实践路径,从而将共同富裕思想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视野中,使其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来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共同富裕的人民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4]这深刻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对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集中体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在争取民族独立中孕育了共同富裕的思想萌芽。党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提出,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5]。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逐步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政策框架、指导方针及实施策略,这些成果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而宝贵的经验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

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不仅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理解,更在实践中积极开拓,探索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方法和路径,以推动全社会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江泽民特别指出:“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醒全党同志“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8]。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主题,我党给出的解答是逐步深化的,特别是在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摸索中逐渐得以明晰。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置于更加显著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深远历史使命,更是对全体国民所做出的庄严承诺,鲜明体现了坚定的人民性本质与价值取向。

(三)现实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进程

在唯物史观视域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遵循一般规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

第一,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应对并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是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实现共同富裕阶段发展规律,党中央制定实施精准扶贫攻坚战。截至2021年2月,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得以完成,这为共同富裕的初步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9],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制度优越性和治理效能有了显著提升,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与长期向好的态势,为提高全民富裕水平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然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是阻碍共同富裕的显著障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城乡区域及收入差距问题,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弥补民生保障领域的不足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社会建设水平的提升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上,实现实质性的飞跃。

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崭新道路。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战略性与价值性,更彰显了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突出地位。“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0]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日益凸显。也正是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会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实证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优越性,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现实性引领。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内涵意蕴

(一)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自由全面的发展

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着“正义”方向的动态互动,也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充分激活。从人的本身需要来看,人不是只有物质需要的“单向度”的人,而是有着精神需要、政治需要、社会需要和生态需要等多重需要的“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人,“不仅……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从人的个体发展性来看,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包含了对物质财富的美好憧憬,更包含了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关系的需要。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与社会关系的需求一同构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多样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也唯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全面自由的发挥,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才能实现。由此看出,人的全面发展涵盖了个性、能力及知识的和谐并进,以及自然、社会与精神素养的同步提升,确保个人在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权利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当人的社会关系达到全面发展的状态时,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将自然而然地实现。

唯物史观认为,共同富裕从来都不是单纯物质财富的界定,也不是只关注物质生活的狭隘简单理解,而是从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创造、社会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到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实现在同一时空领域的同步进化。从传统理解来看,共同富裕最直观含义就是物质财富的正义分配,这对其他形式的需要具有基础的始源性意义。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共同富裕又有了精神、政治、生态、社会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因此,生产活动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表现为改造自然界,也表现为改造人类自身,使人的活动无论在“生产世界”还是“生活世界”都成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在唯物史观层面揭示出人生产的全貌,即:不仅创造出维持自己生命、生存的物质产品,还有丰富多样的精神产品,以及愉悦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共同富裕之于人来说,不仅是物质财富创造的体现,还是对人全部潜能的无限激发和总体反映,“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2]。此外,人们需要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职业道路和发展方向,这种自由自主的状态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人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来,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价值观念在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当然,共同富裕内容的多样性并不否定物质需要的重要性和前提性,物质需求之于其他形式需求具有基础的始源性意义。但如果只重视物质方面的需求,而忽视其他方面的需要,作为个体的人本身就实现不了充分全面自由的发展,进而社会、国家也会出现区域、领域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现象,破坏社会稳定,引发社会动乱。所以,共同富裕的内容既承认物质方面的富裕对人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又强调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生态产品的美好程度等内容的提升性意义。

(二)共同富裕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正向演进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民的富裕。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共同富裕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状态的描述,着眼于组织群体的全局视角,所以共同富裕的主体范围从来都是全民的呈现,而非少数的既得。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使劳动本身成为高尚的事业并使劳动产品增加到能够实现普遍丰富的程度创造了物质手段”^[13],还创造了精神财富,“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3]524},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以及农民的组织者的创造性,在革命旋风时期要比在所谓的安定宁静的历史进步时期强烈、丰富、有效千百万倍”^[14]。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既得利益者或者特权阶层,而是“一个也不能掉队”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共同富裕是全民的富裕,也必须是全民的富裕。这种全民性作为最积极的现实原则体现出未来社会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体现出理想社会建设与人实现自身解放的同一,并最终归一到“人的尺度”本身。

第二,全民富裕的实现有赖于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改进。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是一种存在的客观性尺度,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界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时,立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通过生产关系的不同表现划分社会形态。在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前四大历史阶段,无一例外都内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够自觉实现财富、产品的合理正义的分配,这就使得共同富裕也不可能自发自觉地实现。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机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状态往往会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财富分配及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会出现甚至扩大贫富差距,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就会扭转这种极端局面。共同富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态调整的范畴内实现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正义结果,而非财富的社会两极分化。从目前我国发展现状来看,已经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标志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与所有制关系的非正义后果得以矫正,共同富裕也得以从抽象的空想概念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

(三)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

对共同富裕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本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4]。

第一,共同富裕的推进节奏是逐步而不是同步。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受空间、地域,以及人本身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呈现出差异化体现。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域发展实际的不同,人们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认知水平的不同,都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呈现不应拘于固定的模式,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在同一时间,以同一速度、同一水平、同一内容的方式呈现。首先,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共同富裕的推进方式和速度。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国家往往需要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发展经济,此时部分地区和人群率先富裕起来,富裕也会更倾向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会逐步调整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其次,地域发展实际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共同富裕不可同步实现。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沿革、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共同富裕的推进呈现出由点及面、逐步波及、螺旋式上升、不断扩大覆盖面的迂回式发展进程。最后,人自身存在的差异也是共同富裕不可同步实现的重要因素。人受不同地域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追求会产生个体差异。对个体来说,共同富裕的内涵、表现、实现方式都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齐步走”的步调一致,只能逐步地差异化推进,直至全面覆盖。

第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方式看,共同富裕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在这一阶段,不仅完成社会物质基础奠定,而且通过人的“本质性力量”的激活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奠定主体性基础。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这实际上确立了一种评价社会进步的整体性价值标准。马克思秉持总体性评价态度,建构出人与人本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综合整体价值尺度。就是说,马克思既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框架内审视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强调人类自身精神文化的满足充裕、社会关系的和谐舒适、生态环境的整洁优美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意义。而这些也恰是共同富裕深刻内涵的展现。从现阶段的现实任务和实现目标来看,共同富裕就是要通过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极大释放生产力的发展潜力,为人类社会发展和解放自身夯实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高度文明的

社会合理性规定之一。当然,高度的物质文明必然要求发达的精神文明来匹配,其背后一定要求人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发达和人自身本质的全部显现是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显性表征。在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这些表征还未能完全实现,但已具备实现的合理条件。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最直观表现,也推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内在和谐统一,并在其基础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

三、唯物史观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实践自觉

(一)动力维度: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共同富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原理之一。将社会的变革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能够更清晰地辨识社会发展的动力与作用机制。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是通过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是生产对象现实化结果的体现,是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但二者不同步的常态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正是这种社会矛盾不断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类型的出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前提。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利条件,所以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未出现前,不能强求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实现。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为了适应人类生产力提升所开辟的可能性而进行的改革,这样的作用机制时刻体现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一定是在更高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实现的。

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有效赋能共同富裕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对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内涵、核心要素和发展要求做了详尽阐述。新质生产力本质上还是属于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的范畴,“新质”一词凸显其质的规定性,强调生产力的当前转变并非仅仅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而是在对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与科学技术的深刻变革综合作用下催生的更先进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着眼于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整体性提升,从而加快夯实共同富裕实现的物质基础,更好促进共同富裕主体力量自身全面自由发展,更快完善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建设。

(二)主体维度:人民群众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主体和核心力量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性力量,这和唯心史观中英雄是主宰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爆发的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6]人民群众正是存在共同利益做基础,凝聚共同意志贯彻始终,才使其成为方向明确、作用巨大的“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的动力”。

用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史观来看待共同富裕的实现,无论是生产力的表征还是生产关系的形成,都是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表现出来的,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一方面,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实现共同富裕。对个体来说,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工作,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勤劳创新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个人梦想、追求美好生活的关键。同时,创新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通过鼓励创新,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利用丰富多样的创新平台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社会带

来更多的财富,从而以多样化致富途径达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杰出人物的带头作用。唯物史观从来不否认英雄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但“独特”不是“唯一”。所谓英雄,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出现和产生的影响有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历史必然性,“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6]。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既需要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来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规划和切实有效的制度政策,以确保实践路径的行稳致远和科学有效,也需要勇攀科学高峰的科学家,通过不懈的科技创新,持续推动生产力的飞跃,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还需要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以深邃的艺术创作滋养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简而言之,无论是政治领域的决策者、科技领域的创新者,还是文化领域的杰出者,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都将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共同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

(三)结构维度:以社会结构要素的合理化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要素之间持久的、稳定的相互联系的存在状态。由此,要以社会基本要素为起点建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从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社会现象中抽丝剥茧出最基本的、最稳定的、最本质的关系,再进一步考察各要素之间的存在状态,包括相互作用的关系、要素之间的比例,以及先后出场的顺序,最后在系统上结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有机整体。

以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审视共同富裕的实现,可从区域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分配结构三个维度实施。首先,推动区域结构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架构空间支撑。共同富裕的覆盖必然是全地域性的,不论城乡,还是东部、中部、西部,必须要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考量。就城乡的协调发展来说,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是保证城市不萎缩的基本前提,要进一步优化城市治理,在开放状态下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而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要避免“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通过城乡一体发展,实现城乡人口、土地、市场、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次,促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结构的协调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除了公有制经济作为主体发挥核心作用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模式已经构成了我国经济体系的一大亮点。这种经济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和谐共存,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架构不仅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保障经济稳定和国家战略利益方面的优势,同时又能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在创新、效率和市场活力方面的长处。通过构建这样的经济制度,我们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增强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种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还能推动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最后,调整分配结构合理比例为实现共同富裕“分好蛋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推动人民群众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投入奋斗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机制。它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共同参与到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来,形成共建共富的强大合力。初次分配要在公平原则下追求效率,把收入差距缩小在可控范围内;再分配通过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等方式手段,加大调节力度,进一步提升调节的精准度;三次分配则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分配方式,可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措施激发企业家慈善意愿,形成健康良好的社会氛围。所以,实现三种分配方式的和谐统一与有效协同是确保共同富裕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

(四)方法论维度:坚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实现共同富裕目的性相统一

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偶然性的简单堆砌,而是从规模累积的偶然性中窥见其必然性,从而总

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进程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和趋势来推动其实现。在坚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实现共同富裕目的性的统一中,要明确这两者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方向 and 路径,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性则为我们明确了发展的目标和价值追求。

第一,在历史进程语境上,坚持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17]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相对概念,其内涵、标准与实现方式在推进进程中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完善表现出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发展目标上,遵循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重规律,力图使二者融合输出,大致按照“脱贫—小康—富裕—共同富裕”的路线图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同时,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又都是在渐进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历史跨越,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有机统一。要在准确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探索总结共同富裕本身的发展规律,既做好顶层规划,又要持之以恒不断推进,循序渐进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在社会发展语境上,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社会整体运行的动态调整,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来分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课题,不是“均贫富”的平均主义,不是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而是要始终坚持公平和效率的统筹兼顾。从我国具体的发展现实来看,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是发展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制约,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在财富、资源、机会等方面的分配并非同步或等同。而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不断螺旋上升的动态过程,这不是起点和目标的循环往复,而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重新回归。这个过程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社会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平衡是常态,而平衡则是通过不断的斗争、调整、优化而逐渐实现的。公平与效率不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而是从实际出发的“亦此亦彼”。做好公平,将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增强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好地解决“共同”的问题。做好效率,将有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树立见贤思齐标杆效用,更好解决“富裕”的问题。

第三,在策略行动语境上,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统一。“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关切的是主体行动的尺度和界限问题。所谓“尽力而为”,要求社会主体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以期最大限度接近结果最优解;所谓“量力而行”,要求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全面系统审视时代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生产关系所承受的边际底线,并以此为前提制定发展战略策略,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上,特别是攸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要以最大力度、最实措施解决问题。只有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全面权衡当前的需求与潜在的可能性,有力、有序、有节地持续推进,才能确保当前的稳定与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莫尔 T. 乌托邦[M].戴镗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7-11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4-8.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08.
- [6]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6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975.
- [9]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 光明日报, 2021-08-18(1).
- [1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55.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63-564.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134.
- [1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302.
-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中共中央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55-256.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37.
- [17] 任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自觉[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3): 52-59.

The Generative Logic,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Awaren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ONG Qiaoche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PC Party School of Dongy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Dongying, Shandong, 257091,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s generative logic stems from Marxism's foresight regard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uture society, a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entury-long explo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s been realized i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rel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method, as well as the gradually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ubjects.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ways, we can enhance the practical awareness from the dynamic dimens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the people, the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rationalizing social component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mension that unifies regularity and purpose, thus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mmon prosperity; connotation and implication; momentum; social structure;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 王建霞〕